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八

財用一

民財空虛疏　　何瑭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剥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　宗社之

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踈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蕃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賄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

既製為　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
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
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
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其
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
之仁也柰何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
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
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
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
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　勑諭大臣令其守
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

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與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槩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

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逭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歛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歛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

仰惟 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

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斫柴檯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 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

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

急物料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為治者所當念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為之

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盖風俗既以奢侈相誇則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獘盖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　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為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　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　皇上敦行節儉為天下先嚴戒内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為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

民志不惑而　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盖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離亂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令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令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

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勑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闢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

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切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脩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以九式均節之降是而漢後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受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邉次之自永樂以来定蹕　燕都其後

供給之大　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隷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隷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　國家用儉故凡

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時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

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两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告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臣猥以菲才叨司國計值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必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勑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

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
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
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
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
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
鹽課如何樽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
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
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
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
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
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

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
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裁革冗役以節冗費疏　張文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
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
先年各處捄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
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糧者
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
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
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
蓋懼弊端之復啓而於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　朝

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衣以禦舟帶以炷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旁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等微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隣國也

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做之前各例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適從弑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某人可法按近日之故典其事可行或采摭陳言兼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事理重大所宜畫一且沃焦捧漏之勢緩則事不及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供用有賴而

倉卒不至無辦夫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 勑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之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敢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

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
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
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
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
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
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
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
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
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
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

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
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
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
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
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
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
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
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
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皆邊方
緊急糧草缺乏之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

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陜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　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　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

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奢靡妄費為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撙節於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未有不自 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念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 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為豐伸縮以為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之至 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 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

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費緣希圖照舊嘗
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
不為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合無
勑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雞鵞等項廚料通行查
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
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
衣弋綈集皂囊為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
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　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
俗僭侈特　勑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
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
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為　陛下躬行

儉約其效必肇於此矣盖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
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
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　國用匱乏之極
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脂
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
不急之用仍乞　勅司禮監　御用等監凡百　上
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使度數
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再乞　勅光祿寺查勘內
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
該減革者奏　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
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

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豆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分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来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勲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筭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

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

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敷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
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
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
宣大二鎮虜寇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
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關
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
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不
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
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
示遵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件及 王府寶冊等
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

員悉遵 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梢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和羡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令光禄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戸部知會撙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戸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戸部逐一

查出奏　請施行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廉

竊惟太常光祿二寺厨役所以備　郊廟之祭薦奉宮闈之膳羞賔饗四夷餼廩百司共職固不可缺太常寺原額一千五百名見在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光祿寺原額六千八百餘名見在五千一百餘名雖於舊額未充而其數已不為少自正德以來因循日久奸弊漸生占用數多買閑例起膳夫為貪饕囊槖之具官廩充遊民豢養之資煎和烹割之業荒而操鑾執匕之人病矣且如尚膳監等處占用太常寺者一千四百七十餘名已去四分之一而神宮監等處占

用太常寺者七百一十餘名遂至三分之二應役不
敷勢必濫收不已公廩浪費有識之士咸欲一振舉
之而未能也茲幸　聖人在上百度惟貞　威斷大
行近習斂畏于是廷臣目擊其弊屢有建白該部職
方司數上其事節請施行茲者臣等奉　命從事悉
心查理各官亦能仰承　德意盡數退出事酌其繁
簡之宜人均其勞逸之節造成執事文冊以為定式
并將冒濫者革退占用者取回一時弊政似為肅靖
臣等又以為法立而後有司得以守其成令行而後
奸人無以乘其弊謹斟酌未盡事宜條具上塵　睿
覽乞　勅部議著之令甲永為遵守則天厨之冗食

可以少節而天下之民力亦少舒矣先是行人王禎
奏曰臣伏讀　勑諭見　陛下祗悼災變不忍元元
受愆引咎自責雖殷王之罪己周武之大賚不是過
矣且猶深惟獘端詳察闕政顧　勑諭須降謂守令
之選未聞得人謂儲蓄之政未見實效謂軍功冐賞
而負寃謂神祇有慢而虐民謂刑獄寃濫而無訴謂
激揚報復而不公有一于此足傷和氣以招災殄然
臣切思之拜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
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
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
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

獘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華無素此皆不在　陛下之臨御而在　武廟之積習不在　陛下之經費而在冗食之虚糜臣請備陳其詳勳戚甲第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内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内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獘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鬻買虚費廩禄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獘也　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游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華無素之獘也以生

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惟聚斂繁急民怨起
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
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
大豈無循良賦斂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為急曷得以
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
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留無幾曷以為糴本而備
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劾雖可彌災而
回和況未必如 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 京師天
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觀
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有由觸數伸求條陳毛舉如
奢靡未盡撙節張貧未盡矜䘏群臣懷異見而不和

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
弭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
之本也今日百姓凋散已極非因循舊弊所能賑濟
必　朝廷爲更化而後可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變非易常變古之謂變其弊政參酌損益以復
祖宗之舊制以建經國之遠圖而已夫人情樂因循
而憚改更畏任事而避浮議且恐弊政一更而浮費
冗食之徒必多不悅先爲架虛以眩惑　陛下之聰
明者其大本在　陛下定聖志而獨斷于上其輔臣
專圖任于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
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

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詭從詐用而不可考者焉
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為禁革其莊
田非　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贓私係枉法則追徵入
庫于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惟足用文吏以賢否
而為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略俱備者方許
承襲量加管事而祿祿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
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勵職有增
減廢可省十之二三矣于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
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
縣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
精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壘

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為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為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芻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又將自息游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為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為經制頒之天下　勑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剛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抑兼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

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夷狄之虞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餽餉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　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為而不可致　陛下今日之治歟史稱漢文之富太倉之粟紅腐難食都鄙之錢貫朽不較求其所以致治惟本在恭儉　陛下恭己侔舜克儉類禹　天德之美遠過漢文而富庶之效未臻無乃浮冗之費未省耳此臣所以諄諄而陳于　陛下也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执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　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

奏要將抛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税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抛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税十畝者納十畝之税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

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候三年成効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蠲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計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縣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賠如

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討若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抛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

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如蒙乞　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

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叄
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伍拾畝每歲納
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
得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
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
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
極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
遂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
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
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
項停免俟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逼查三項田地

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
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
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
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
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切恐
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
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
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
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遍查各衛
堈荒田若干頃畝堋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段
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

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伍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

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
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
畝段俱赴本衛門告領户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
寛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
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
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
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
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户由每户不過二分近年
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户内舍餘侵領每户
領户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
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户由每

户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父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户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户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父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父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鈔關禁革事宜疏　梁材

嘉靖九年五月初三日本部尚書梁　等具題奉

聖旨是這監收船料等項雖稱具數造冊奏繳但所收多寡未免有侵欺之弊以致上虧國稅下害小民

無憑查考你部裏還議處停當開立禁革條件奏來
定奪通行各鈔關遵守以除宿弊欽此欽遵查得嘉
靖十四年爲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
該本部置立印信空白稽考文簿三扇發去鈔關委
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塡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
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
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
監察御史楊褒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
到日爲始附近府州縣内行委佐貳官一員與同檢
鈔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設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
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令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

登簿呈報主事查見實數并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
於前項項下照欵填註明白錢鈔照常發府州縣收
貯季終觧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
備照觧部俱照舊施行如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
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從實參行吏部不待考察即
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筭等項聽各該
有司審編照常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
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
自拏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薪
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五月
本部尚書鄒　等具題奉　聖旨是各鈔關收受商

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獘實不能盡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靜的去嚴加關防覺察若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裏便叅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為改收權稅以便商民以濟　國用事合無行令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為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傾瀉成錠轉發各該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委經收人役依限觧部轉送　內府承運庫交納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俱經通行各遵去後今據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議得該關權

稅上以裕 國課下以通商民誠非細務雖飭躬勵
行存乎其人而救弊防奸當嚴於法顧 祖宗之所
創制今日之所規畫良法美意無以復加 臣等仰承
明旨因舊為新謹將禁革事宜開立條件上陳伏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鈔關主事着實奉行以除宿弊等
因奉 聖旨是便通行遵守故違的着該地方撫按
官查訪的實糾舉欽此 一出納官錢其弊有四或
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得以私取或傾煎
之際隱匿多餘或類解之時巧為那換必須互相稽
察庶得奸弊可除合行各該巡按御史於所屬府州
縣內選委廉能佐貳官一員每季一換每日赴廠聽

鈔關主事督同公平稱收當即封記完固送本處府州縣收庫積至千兩仍同傾煎成錠鏨鑿分兩并委官銀匠姓名復寄該庫候一季已滿照數對查明白差官類解本部轉送　內府交納掣取批關銷繳其所委官文書到日即便離任供事務要彼此前後交代接管違者治罪　一各關船隻往來歲無定數而納料輕重舊有定規隨船隻計梁面之闊狹因梁面查料銀之多寡歲入之數固有可稽但日逐放過舡隻收過料銀出給船戶收票俱有掛號簿籍上在鈔關收掌若不互相稽查亦難保無弊合行各該主事今後裝釘號簿每樣二扇并收料文票俱發下彼處官

司編號用印鈐記送廠收掌一扇委官收執遇有船
戶納料就將船梁丈尺并料銀分兩明開票內仍照
票數目填寫在簿掛號對同無差將票給付船戶收
照每日分別船梁闊狹料銀多寡類筭總數令收銀
委官於本部發去稽考簿內逐一登記明白年終通
將號簿發彼處官司收貯每遇起解料銀之時主事
照稽考簿委官照掛號簿各開船梁丈尺料銀分兩
總數申呈本部彼處官司內將原填號簿一扇印封
就付解銀委官一同齎送到部逐一查對磨筭無差
方與類進如有不明聽本部稽實參究治罪　一船
料則例原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後從簡便乃驗船

梁闊狹定收料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始榷其料至有一丈二尺者但船隻大小不齊一丈以上者船漸大而料愈多一丈以下者船漸小而料愈少又丈尺外而不無零數若逐寸徵求則所收料價筭及毫釐一則驗船之時則例多端在下之人得以紊亂一則會總之際數易差失侵尅難保必無合行各該主事今後丈量船隻務要躬親驗看不得信憑下人瞞官增減詐索財物其所收船料各照彼中原定舊例止以成尺為限此外若有零數悉捐以與民不許逐寸科取致生事端

一各鈔關止取船料惟山東臨清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凡各處車輛船隻裝載貨物

經過或彼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稅銀多寡且有
則例可遵合行各該主事出給告示曉諭商人每船
車到關不許技托鋪戶徑自開寫貨物從實報官主
事督同委官驗看明白照例折收銀兩出給票帖備
開某項貨物若干收過銀兩若干仍於印信簿內逐
一填寫掛號以備清查其類筭總數各另申呈稽考
等項悉照所題船料事理一體遵照施行 一各鈔
關主事公差滿日俱相交代惟九江去京頗遠風水
多阻差滿主事恐違批限輙先回還一應事務屬之
府縣委官舊政既廢百弊漸生深為不便合無今後
不待滿呈到部預於四箇月前題差更替其差滿主

事務候接管官員到彼将錢糧文卷交割明白及應行事宜逐一面授方離差所違者聽本部条究難宥事故亦不准理　一各鈔關合用筆墨紙張心紅油炭等項日不可缺大約每月用呈文紙二百張價銀四錢刷票裝簿紙二千五百張價銀一兩五錢毛邊紙二十張價銀一錢墨三塊價銀七分五釐心紅十兩價銀四錢更樓燈油三斤價銀七分五釐糊封皮麵二斤價銀一分五釐煎銀炭一百五十斤價銀三錢銀鞘鐵箍價銀貳錢鑿銀錠字匠工價銀一錢共該銀叁兩九分八釐一年十二月共該銀三十九兩五錢七分六釐合行各該主事每日於本關發問商

人罪犯紙價贓罰銀兩內動支行所在州縣兩平收買如有不敷就於船料銀兩督同委官明白動支奏買用就於按季解銀數內作正開除年終一併造冊奏繳不許再行州縣動勞里甲官銀買辦送用違者參究治罪　一各鈔關書手門庫皂隷等項人役往時多用積慣市民為害百端近雖查革宿弊猶存合行各該主事行令各該府州縣每關於均徭內審編門子二名庫子四名皂隷八名隨照彼處審編年分更替仍行各府每年撥吏一名在關書辦收掌卷宗州縣每月送吏二名填寫票簿計筭銀兩務要嚴加禁約以肅衙門　一應積年作弊人役通行查革不許

容[illegible]其[illegible]巡捕地方總甲如有生
事害人者悉聽主事鈐束拏送所在官司問罪一
各鈔關有等無籍之徒專一招接船戶索騙銀兩為
生每遇船戶到關引寫報單指以打點納料多派銀
兩誆收在手止將料銀傾銷上納其使用之數倍於
正料內將一半分送在官人役一半入已故有船戶
落鋪戶一料成兩料之語船戶人等明知其弊但以
往來必由之路慮恐結怨不敢聲言故以攬載之時
多取商人納料等項銀兩甘心校托為害亦多今給
告示張掛曉諭今後商人雇寫船隻止許交與工食
水脚所納料銀本商備辦足色銀兩徑自到廠照數

報納不許船戶干預違者各治以罪

弘遠慮責實效以躋富彊疏　潘潢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秉壺題內一欵約財用以裕邊費該本部議得　國家財賦　國計總於戶部管繕總於工部太僕光祿各有司存謹於每歲終會計成録進覽　萬幾之暇　睿照少加分憂懷義之臣撙節自不容已一曰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總數會其略散數註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為定額如歲收少於歲徵則拖欠可查歲支多於歲徵則撙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干收支既

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為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邊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合會計　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於歲徵緣係節年觧欠及括取開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盖因連年櫕

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費不次增添若非加
意裒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
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
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于五年其餘雜
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歲
獻民數穀數說者以爲此周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
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萬世
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
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庾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爲心而
其足用善物與凡失物辟名者各有誅賞太宰職之
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而

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一時出納之計登耗
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為出也臣等遵奉　欽依
查照原擬謹錄會計　進呈　御覽欲候　命下本
部備行在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
二十九年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
庶幾漸復　國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致太平為　國家億萬世無疆之計若
內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自來不入會計今合內外
庫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隨疏上　進伏望
聖明萬幾之暇　俯賜留神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事　　潘潢

臣惟隆古兵制皆寓於農故國無養兵之費官無供
邊之勞久安長治有由然也後世惟唐之府兵最為
近古我　朝屯田寔倣府兵之制然法久弊生　祖
宗良法美意寖以墜失臣昔任陝西糧斛副使職司
錢穀講求屯田頗得梗槩及任提學副使巡歷八郡
三邊周爰咨詢因得悉其詳欵鈎其肯綮又以考校
之暇弔取屯田地畝實徵諸冊磨筭會計著為屯田
議亦嘗呼召諸軍面與商確又得悉其衣食之資俯
仰之計數年以來頗得其情諸軍亦日夜引領冀此
法之行但臣職司學校不與錢穀邇來虜賊屢行大
舉入寇延慶備禦之計必先兵食而內帑所積連年

為宣大山西請發已多恐難支給獨有興舉屯田乃當今急務矧全陝地方袤廣田多膏沃昔人所謂沃野千里者正今屯田之區而瀕河金完諸處尤為腴厚若委任得人查照興舉使屯田之利皆歸於軍一舉而兵食足矣 臣嘗稽屯田紅牌事例因窺我 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於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於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

軍始貧糧借而民始困　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矣
夫　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收
穫輸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糧亦近便簡易無
有侵牟欺隱之弊及徵糧於官倉乃在府州會城去
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役軍
人赴倉支糧往返益遠於是搬運守候之費侵牟欺
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
給内帑頃者邊事逾多請乞頻仍雖内帑亦不能給
則其弊極矣今臣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支納為害
即其百畝之業立為簡易之條軍既不納糧於官官
亦不給糧於軍可復　祖宗屯種之制合唐府兵之

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什七雖不能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亦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蓋倍蓰也臣嘗呼老校退察其疾苦咨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於官大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於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得此百畝之田無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自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餘八十餘畝佃人分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什七又嘗取支糧文冊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議一軍止免納糧六石合八

斗六升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十二萬軍可省四萬
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什三此皆於支納之間節其
搬運守候之費革其侵年欺隱之弊奪諸豪猾奸宄
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衛始計
四衛見在屯田二萬七千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
名每人該田一頃常餘田九千餘頃除指揮千百戶
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幷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
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頃軍法募之可得軍五
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
因地致宜可增軍數萬少不下二萬此皆不煩帑資
不借民糧而得之者然軍復家給人足可使之樂於

赴邊而無逃亡之患故曰一舉而兵食可足也臣竊
見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覩屯田 勑旨
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遊惰致有荒蕪是
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為職不以催科為急今乃追併
逋負敲朴並施害及妻子禍至雞豚如徵租稅然不
知糧將以養軍先以病軍使之騷然喪失樂生之心
亦將安用屯田哉故臣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其詳
開具如左然此因陝西地方素廣故為此規至於山
西地土狹隘東西不過數百里而山石居半通計一
省之田不足當陝西一衛有難用此議者若夫宣大
之邊田土久荒則宜用營田法臣已於偏頭老營之

間得荒田東西百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都可得田五六千頃已經案行鴈門苛嵐兵備副使劉璽張鎬會同議勘及委保德河曲知州知縣等官王朝珍齊恩等丈量發給候丈撥完日另行請給牛具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并另上營田議外伏望 皇上軫念全陝地方重遭虜患急缺兵糧臣愚請求此法先後七年於茲 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可行乞行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可足邊圉可固臣區區狗馬之心亦少盡圖報之萬一矣